

我不识花

□南京 谢文龙

按说我一个农村长大的人,对花花草草不应该陌生。但说起来很“丢人”,绝大多数的花草名字我并不知道,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现在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只要走到户外,就能观赏到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各种姿态的花儿,黄的有迎春、粉的是桃花、白的如樱花、紫的有二月兰……当然,这些是我这么多年来认识的且能一口叫出名字的数量有限的几种,若是再问我一些少见的、罕见的花儿,我只好说不知道。倘若还是要刨根问底的话,那只有求助百度了。遇到身边那些连菖蒲、林檎、锦带花、小苍兰……都脱口而出的人,心里真是羡慕又嫉妒。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觉得,这倒也不能完全怪我,从小就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专业培养啊。虽然出生在农村,可那时候的农村很穷,吃饱饭是第一位的,哪有闲情逸致去养花草草呢。房前屋后、田埂上、水渠边……凡是你能想到的空地都被农民们种了瓜果蔬菜。那时候有院子的人家很少,即使有个小院子,也舍不得用来

种花草。所以,我整天看到的就是黄瓜花、茄子花、南瓜花……

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在集市上买来两棵栀子花,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花卉。栀子花开的时候,推门就闻到阵阵浓郁的花香,邻居婶婶阿姨们都到我家来掐上几朵戴在头上。我的大脑里第一次有了花的概念。

尽管后来养花种草的人家也慢慢多了起来,但种养的还是鸡冠花、万寿菊、一串红、月季花这些普通品种。再说那时候读高中学习任务又重了,无暇再去学习花草知识。

就在我以为我这“花盲”要一直“盲”下去的时候,单位曾给我送过一丝短暂的“曙光”。刚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天,后勤部长问我想不想去学园艺知识,他说单位负责绿化工作的同志将要退休,如果我愿意就让我接手,还说派我到林业大学进修一年。一听有这好事,能彻底给自己“扫盲”,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请工人从花房搬了几盆花送到宿舍,心想咱

没有多少理论,先实践起来还不行吗?吃过午饭,又去书店买来《植物世界大百科》《花卉绿植栽培入门手册》这些专业书回来看。边自学边等进修的消息,左等右等就是没动静。过了一个月去问部长,部长说不派你去进修了,老同志退休后单位返聘,你就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听了这话,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看了没多少的书再也不碰了,也懒得给宿舍的花草浇水了。没过多久,那些花草终于“寿终正寝”,与我彻底告别。

这些年,年龄大了,住的房子大了,开始养上了君子兰,有时还会去花卉市场买些时令鲜花。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花卉品种,我能叫出名字的还是寥寥无几。

有时候想,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毕竟“术业有专攻”,大学学的就不是园艺专业,又不从事花卉工作,还是一个粗犷的大老爷们,不识花就不识花吧,没啥可丢人的。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擅长的领域内有一番建树,“花盲”的帽子戴就戴着吧。

茶亭

□溧阳 张国芳

茶亭,听着就很美。顾名思义,有这样一座精美绝伦的亭子,依山傍水,放眼皆是青山绿水,风光无限。约三五知己,坐在亭子里喝茶聊天看风景,人生最美。即便一个人独坐,观天上云卷云舒,看湖面碧波荡漾,也美。

我们溧阳就有茶亭,却不只是一座小小的茶亭,而是古县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行政村,也是街道所在处——茶亭集镇。

茶亭离溧阳城区近,属交通枢纽,在2005年前南山大道尚未建设开通前,茶亭是从城区到天目湖、戴埠、平桥、横涧等地,包括往安徽宣城广德方向的必经之地。从前,交通工具落后,行路难,行路慢,赶路的人中途累了渴了,就在路边的亭子里歇脚喝茶;也有说,茶亭地处丘陵山区,盛产茶叶,人们素来喜欢喝茶,闲时总会坐亭子里喝茶聊天。茶亭由此得名。

茶亭集镇上还有古老的青石板路,上面有车轮碾过的印痕,在用无声的语言讲述集镇所走过的沧桑岁月。

现在,茶亭多以古县的名义存在,而且集镇周边新建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大学对面就是美轮美奂的大石山樱花公园,公园内玻璃桥下的坛罐,为施工时挖掘而出,多为西周、唐朝年间的古董。还有六朝古县遗址,结合地望和文献记载,应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永平”“永世”县治所在,并出土有碗盘、陶罐之类的器皿。

古县遗址和南航相对相望,若是古人能够穿越而来,和现代的南航学子一定会有一场深入透彻的文化交流碰撞和商讨切磋。

茶亭集镇虽是乡下,却老早就有9路公交车直达了,且最先和城区公交车同步享受优惠票价。那是沾5A级景区——天目湖的光,

毕竟是到天目湖的必经之路,一直都是交通要道。

茶亭集镇上原先有学校,后来镇撤消了,茶亭中学就整合更名为天目湖实验学校了。再后来,学校撤销,成为古县街道的办公场地,我倒是去过多次,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现在,古县境内已新建永平中、小学。

岁月悠悠,世事沧桑,许多人和事,说来总是有人开怀,有人唏嘘。唯一不变的是,从镇到村,再到街道所在地,茶亭一直都在。

茶亭多墨客,古今两相宜。近的女作家菡子,有民间艺人杨昌民,他擅长绘制庙宇寺院人物画和雕塑。还有,清代榜眼、三朝名臣,累官六部侍郎、尚书的任兰枝,也是茶亭人。

网上搜了一下,叫茶亭的地方真是不胜枚举。英雄所见略同,好名字大家都喜欢。

春龟

□苏州 葛金法

古诗有云:春江暖鸭先知。但若是说到天气暖和,我倒觉得是春来天暖龟先知了。

这两天天气升温,阳台上冬眠的乌龟也从土里钻了出来。它好奇地伸出头张望了一会,好像记得面前熟悉的我,前爪扒拉着冬眠箱里的椰土,仿佛在说着:好久不见。

这只草龟是九岁的女儿在花鸟市场买的。乌龟到了我家后三天,女儿的新鲜感过了,它就成了我的宠物。一日一餐,换水喂食打理都成了我的工作。开始,这只乌龟很害怕我,只要看到我在旁边,就条件反射般地缩进了壳里。等我走后,它才探出头,伸出四爪,摇着尾巴,试探着陌生的环境。后来,它和我慢慢熟悉起来,只要我一过来,它都会快速地游过来,伸长脖子,等待着手中的龟粮。

我以前从不养小动物,觉得太

麻烦。但自从照顾起这只乌龟时,我慢慢发现,原来照顾不是所谓的麻烦,而是在麻烦中享受着它们带来的乐趣。

养龟让人省心。有时候一两天没有喂龟,它都安好无恙。即使短暂出差一两周,我也不用担忧它、挂念它。乌龟静静地待在阳台上的乌龟缸里,我不来,它就在缸里独处着;我来,它的四爪仿佛在弹奏着水面的琴弦,荡漾着的涟漪是无声的音乐,欢迎着我的到来。

和龟一样,我也喜欢独处的时光。每每空闲的时候,我都会搬一张椅子坐在阳台上,细看昼夜变脸,静候风敲窗来,慢慢将心中的烦躁消散,然后放空一切,让心慢慢安静下来。龟到来后,我看候的世界里又多了一个身影。它懒懒地趴在石头上,四爪伸开,舒服地晒着太阳,许久才会钻进水里,与

水作乐。而很多时候,我们也和龟一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睁开双眼,抬头就是阳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水与龟相伴,互动着快乐。同样的我们,与这个世界独处的时候,寻找着我们的快乐。

当下春已到,枝头花争春,乌龟也苏醒了。有时候我挺羡慕乌龟的,它能睡上一整个冬天,不问西东,不问其他;但有时候转念一想,睡上那么长时间,岂不是会错过皑皑白雪,错过很多冬日的美好。我们也可以和乌龟冬眠的这段时间做很多喜欢的事,见很多喜欢的人。冬眠的是生活,忙碌的是生活,我们各自羡慕,又各自喜欢着各自的生活。

曹操说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相较而言,人生不过匆匆数十载。但艳羡龟寿,不如好好珍惜当下,用好当下。

从云翳中看向你

□南京 关立蓉

来到杭州,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在短短几小时之内,看到西湖从阴天走向晴天。

中午时分,西湖尚且笼罩在朦胧的云雾里,就像将醒的美人,浅灰色的裙摆遥遥地随风摆动。毫不掩饰的绰约风姿,立刻攫取了我的心神。我就像一颗石子,像一片叶子,像一翎羽毛,被镶嵌进了水墨丹青的画卷里。

层层叠叠的群山矗立在天际,湖面朦胧的雾气,晕染着它们深深浅浅的绿色。蓦然间,我觉得,从盘古开天辟地那一刻起,它们就守卫在这里。细细密密的水波,缠绵交织着向前推进,有时候,水浪开始猛烈地抨击岸边的岩石,发出哗哗的巨响,这是远山的召唤,给予了柔美的西湖,勃勃的生气和坚硬的灵魂。这一静一动的呼应,静如水灵,动如风鸣。

游人熙熙攘攘,又不慌不忙。一处碎石铺就的圆形小道上,十几只鸽子咕咕地扑腾着翅膀,孩子们围在鸽子堆里,他们手上的玉米粒像雪花一样撒在土地上,顷刻之间,鸽子们争抢一空。树上的松鼠露出了毛茸茸的小脑袋,棕色的尾巴在树叶之间游动。对于美食的诱惑,它们怯生生地伸出小爪子,偶然的前进,一定伴随着猛烈的后撤,它们还不太习惯人类夸张的大笑。“下来呀!下来呀!”人们仰着头,无数个手机镜头,早已堵住了松鼠的行动路线,就像红毯边的长焦镜头,一旦女明星的裙摆开始抖动,噼里啪啦的快门声就开始高速

读城

□山东淄博 姜薇

最近在阅读《飞走的鼓楼》时,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如此相似。

作者有多年北漂生活与旅行编辑的经历,他的小说多了一些为年轻人发声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速写式的简练笔触,生活化的语言,写的都是一些很短小的故事。

《一棵桑葚树》故事并不复杂。写的是两个恋人之间的战争,与男友同居七年的似红,她理想的生活就是“每天的日子,过得别那么紧张兮兮的”。有段话戳中了我的心:你,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各自飞翔。

“各自飞翔”很暖心。一段感情结束了,不代表一切结束,每个人都是别人生命中的过客,只是停留的时间不一样而已。

《飞走的鼓楼》,写的也是离别的故事。刘森和陈默同在一个城市,两人习惯了在鼓楼这个老地方见面,可有一天陈默一直没有出现,像是传说里那些消失了的上古神兽飞走一样,从此再没出现。飞走的当然不是鼓楼,是我们的青春年少,飞不走的是青春留下的记忆和思念。

作者给大家讲述着一个个属于大都市里的感人故事,也还原了

运转。

沿着湖边前行,春天的苇草像一面面旗杆,细长的经络编织着属于植物奥秘的梦境。古物与陈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岸边,经过一段青石板甬道,又穿过几座牌坊,眼前蓦然竖立着钱鏐塑像,他顶盔贯甲,手持弓箭,火炬一般的目光瞪视前方层层密密的牌坊。一柔一刚,就在钱王府的另一端,见得一副对联:门前柳绿菲菲舞,陌上花开缓缓归。怎能想象,陌上花开的典就出自这位威风凛凛的武将。战神放下弓箭,提笔温柔地对妻子说:田间陌陌上的花开了,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回来了……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爱情模样吧。

太阳出来了,就像所有奇迹发生的前夕。站在苏堤锁澜桥之上,双眼捕捉到长烟一空,浮光跃金的盛景。在一棵高大的垂柳之下,一座路牌从低矮的灌木丛中伸出了头,这便是“清波桥下”。阳光照耀下,雷峰塔的金光折射在树叶的空隙之间,迷离、梦幻而清冽的空气在耳边轻轻刮动。不远处,一座拱桥,在山间的树林里,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度,隐隐约约可见桥上穿行的车流,桥下的水面,碎金割出了一道道缝隙,缓缓沉浮绵延着。阳光安详又热烈地拂照万物众生,沿着苏堤,游人走进了曲院风荷,走出了北山街,悄然融入繁华的杭州城。

西湖的美,是山色空蒙,是水光潋滟,是一种攫取了全部感官愉悦的美,让人忘乎所以。

各种生存压力很大的“城市里特别的你”。他将视角聚焦在一线城市里那些不容易的人,摆早点摊的小夫妻、年轻的发型设计师等等。这些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长期在外漂泊,他们的根基早已在一座城市发出枝桠。他乡,已然是故乡。

我生活在一个小城市,每天总会路过一条不太宽敞的马路,早晨不到六点,那挑筐的、拉车卖菜、卖水果的人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路的两边,开始高声叫卖。大爷大爷大妈们拿着菜篮子开始悠闲地精挑细选着各类时令蔬菜。

路边的早餐店永远人满为患,油条、豆汁、煎饼果子、羊肉汤、烩牛肉,弥漫着诱人的香味。

这些人存在于社会中一些容易被遗忘的角落,也许他们的一生都不可能很多的人所知道,但你很可能从这些主人公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无奈的、快乐的、伤心的自己。那许多个“自己”组成了最真实的生活。

不管是小说里的人,还是我在真实生活中看到的人,虽然是无名之辈,但却都想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那些寻常的努力,很动人。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6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